

皇
明
從
信
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五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戌

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上親祭之

王姓陳，維揚人，未詳其諱。宗季謀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已與春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持筓同行者，計烹燻，惟山死馬。王疲極，輒畫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汝世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恍惚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悉弃水中。統領憐王，丞載之舟板下，日取糜漿從板隙投之。食居數日，忽颼風撼舟，元將大恐，求至統領，知王獲，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淮揚，居盱眙津里鎮。王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

宋濂曰王之平生不可知即此神天之祐則其積德之深厚可想矣是宜嚴謹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大明

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休哉。

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于月壇從之○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廢

東僖崖等處。上曰前代僖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

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命制四方平定中。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荅右丞相哈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荆麟等十八人。○上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封故元師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

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

漢北之師
未似漢者
之取考一
晏尼爾克

其禮甚和
二朝用度
無可加賦
同已何如

州縣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俱免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一選般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募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酌行之○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薛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國別有所處夫後之爲政者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天不問善惡惟於富者則摧折之恐非先王安富意也

湖廣慈利土酋單屋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帥兵討之

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擊之使遠去不令出振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璟進兵賊衆敗走乘勝追至其寨山勢險峻三面陡絕下俯江水一而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能上羣崖乃遣人詐降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屋所執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守計來請軍餉上遣使讓之限以日月平城璟懼督諸將士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馮廣等六百人

西恩殿對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

殷。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
養。腐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背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願
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
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土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
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
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
日。封第二子榘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
王。第五子楠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
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恆爲蜀王。侄
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以危素

文正子而居上梓

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

素撫川金谿人字大朴與同邑黃暉字殿少少同舉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暉爲待制徐達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暉約死于難暉從人張午勸暉勿死暉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伴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遂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問坐素至履聲素棄徽籬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涕泣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旣作責責

今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州年憂懼而死

按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兵敗于英車騎走關中入南山大軍圍形求之掖送涼師拜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女之醜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

厄素之補
此謂子英
死之可也

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日夜大哭不絕

皇朝名臣傳卷之八
禁之失
其英魂死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三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事試之。○改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都。禁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城內營皇城宮殿。建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京師。以羣臣言臨濠帝鄉。可建都也。○禁蒙古色目人更移姓氏。○遣使賫書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于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願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

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

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

之盛強號令其部落尚得收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

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為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

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

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

待以不死再令齋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程

舜欽以其王陳日桂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苑之

渥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康往祭既至

其國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康

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元隆
孽四大王寇武州。桂與精輝鄭亨追至龍尾莊。獲其生
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
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
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
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
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
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
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開獲。

大公至正
之極

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
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策。
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
又非關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
忍加誅。思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
今務成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事聞。上甚悼之。遂封
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

劉基嘗言于上曰。臨淮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孫
雖可服。然未易輕敵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和。至
保孫走沙漠。不知所終。鳳陽雖
營中。中樞而不居。皆如基言。

案上以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兒擒其子。盡

視其大白海之子

也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江

只八刺等拒戰敗之遣埃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子本月廿八日以疾殂于應昌麻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諸王并寶王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學玉斧元太子愛猷識聖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荅兒獲馬駝無算窮庭遂空

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死洛馬河事聞追封樂安郡伯

五月徐達遣鄧愈招諭土蕃自將取慶元○徐達等定西

湖原敬商
之忠興

此勞習至
今不能盡
舉何耶

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畧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汧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祚以城降留龍興旺鎮守達還軍西安○詔給存恤之祿

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異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立其父母及妻給祿養之無俾失所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立爲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五十五 義塚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謂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俗推恩及于枯骨

皇明從信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湖。其。謂。之。謂。也。自。是。至。解。所。曉。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

是乃下於我聖祖
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著令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上以先主射禮久廢，張夫
惟習於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習射。○夏至，祭
地於方丘。○定服色之制。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
服飾尚黃旗幟尚赤從禮部議如漢尚赤

戶部奏蘇州連逋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
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
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適免之。○詔定鎮海濱城墮諸

聖紀卷第
征免通而
用無不傳
小政官民
俱困而卒
無教子空
之何哉

神名號

如水則以木名稱其神城隍則稱其府
其縣城隍之神以前代加封號爲非也

夏久不雨 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期四鼓 上素

服艸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蓆露坐晝曝于日頃刻弗

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天之事于 皇太子捧楹進農家之食雜麻

麥菽粟凡三日旣而大雨四郊霑足誠無不下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諭之曰

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

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

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

百勝本及捷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
制勝以樹勳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
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
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弱能守此則可以長
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
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
此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
榜示凡北方捷至嘗壯元者不許稱賀

大觀謂其聲廷燭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義所任特加之意故十戈未定而余闕李鏞之死建廟肖像惟恐或

後北方捷至。任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經義筆氣。而為萬世人臣立極。美服頽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併。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響矣。

詔示迤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為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中書。省。李文學。所奏捷音。榜諭天下。上見有侈大之詞。意。

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訕。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壽
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
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
未必以爲是也。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
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上曰。古者雖有獻
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
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
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
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

仁之字義
仁道亦無
同於夫

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刺第宅于龍山，封爲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鉢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久之，謂素曰：「宋滿腹詩書，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旣乘其弱，取之何

巧獲麟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園來獻。遂勅葬于故陵。○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廬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徃徃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徃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聖王之世
民不逐利
民不廢生

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擊却之、友仁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守兵甚寡、歛軍入城、遣使問道、走寶雞、請援、友仁攻益急、興旺發巨礮、插石、敵兵多死傷者、大將軍得報、即令傅友德領兵夜襲木槽關、中山巖、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于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王克、龔、翰、陶、凱等同纂脩、其書以吉凶軍賞嘉及冠服車

輅儀仗齒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於民。今有司點鬪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爲編修。○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誅。

按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新吏。因欲持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柳示條。吏以豐饒。翰林編餘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

奏侍郎左安、上覽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上怒、按問憲典、炳皆伏誅、

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上聞訃、震悼、追封
斷國公、親臨奠祭、○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土蕃、克河州、
招諭土蕃元帥何鎖南、昔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
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楸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肅
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
○瓜哇國西洋鎮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賜民教民榜、
凡江南諸大家悉領赴闕、廷親諭之、自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
詳歷數千百言、又恐其遺、
○續修元史以舉本分賜之、

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膳舉樂。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不許。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禁勿稱皇太子。著爲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上親爲文述其功，遣人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屋，復遁去。○改司天監爲欽天監。○遣使致書元太子。

愛猷識理達刺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且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識。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况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

錄。虛。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並。
議。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上。御。奉。天。殿。皇。太。子。
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
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
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
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
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
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
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
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

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邵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封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廷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海、南安侯，康茂才子，蘇、蕭、春、蔡、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

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

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

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

大臣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

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鄂國公 俞通海號國公 丁

德興濟國公 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按諸券之制其形如瓦而刻諸文皆鐫免罪減死俸祿

之數字嵌以金一時功臣鐵券數十其文不能悉錄姑

錄李善長一表以表其所以爲勛首云。朕聞古帝王之成大業者，實由天假其賢以輔之。故成德加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自起草萊，提三尺劍，率衆數千，居翠華，朕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于是定於建業，咸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口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無給器械，未嘗缺乏。况割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評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而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于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兩年已高，朕無以報德，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承。朕本疎恩，若違前代，帝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助。嗚呼！慎始如終，以仁義忠孝，訓其嗣人，必國後輔，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哉！○初，欲製鐵券而未布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者，吳越忠肅王鈔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割而爲二。一第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對汪與祖爲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

歷明... 卷五
然弗與諡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賞。封典祖
廬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
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
官。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不與。
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將論之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爵賞以酬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相
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所以
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
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

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顛，治自
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
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
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屢
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歐醫，殺火者，又殺馬軍。
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
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孽畜殺而奪之。朕欲加
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
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贖富之
家。且以贖馬軍之家。二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

八
此處
富天

臣月
言
三

掩。而國齒亦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上大宴羣
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
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
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
與卿等晏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免。明日徐達
率諸將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
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
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
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
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門近。

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旣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漳關之兵者。知張思

遷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

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廣中。西至并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權幣馬。羶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

稱繼空。○大明志書成。○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

辛亥 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善長董建中都宮殿。○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偽夏明昇尚據巴蜀。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

五華齋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官文曰厚載之記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
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
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
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
爲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諭中書省考古先聖帝賢王
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禮
部定議合祭帝三十五

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鞏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一須成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古黃縣祭

商中宗。湯。祭類項。高辛。在湖廣者二。鄧縣祭神農。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一。黃帝。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漢宣帝。二原縣祭唐高祖。隨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葷屋溫湯關。○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

閏二月命禮部議定內官品秩。

命大將軍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

命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以創辟中劉維謙爲前書

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叅植芙蓉洞，及草屋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伐蜀。大會征進。

四川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

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遂克階州。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章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琳出白鹽山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

轉戰於村赤申白鹽之師亦遂還歸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永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漢口○傳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裁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糧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

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槍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田租。○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遁。上聞之、乃詔和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候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忠遂帥所部先次沓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旣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槍其元帥、輿與殺溺死者甚衆。○以方

直隸衡南知府

初至官榜于通衢論以上愛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
請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
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其廟堂闕射圃日再視學親爲
正句讀較社禮各立社學民墾廢田者闕三載乃稅丁
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徇民便尤慎于庶獄月
錄日省時永嘉朱亮祖舟師數百艘北征河圖舟膠
亮祖師即越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充
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五月詔勸興禮俗○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
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
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鈎索下情而巧
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錢之溪水
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脇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鑿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素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

乘木鷁樓士皆以鑊裝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廢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鍊索擒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鑪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遇延命旦夕何

此處亦大

了了

前臣和天
於成功為

也

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
民雖數萬皆磨破心碎豈能効力若舉之拒戰所傷必多
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
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
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
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
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京
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
中矢却赴自縊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

重慶不捷。及撫諭蕭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上謂詹同曰。論事當覽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土。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奉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腹詞。或鄙陋不雅。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

盛觀濶疊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諛說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冷謙字啓發。杭州人。精音律。善瑟。工書。元末黃冠隱吳山。飄然塵外。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受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求濟。謙曰。吾指汝一術。性焉。慎勿多取。過分。乃于壁間畫一門。一編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在。嘗也。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反謙。因併逮謙。謙索少水。投湯。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于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

天地之大
何處不有

殺汝謹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
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
得。所載亦啓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誕妄。然觀
伯溫嘗爲啓敬賦。吳山泉石歌。張三丰題其所繪蓮
仙奕圖。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震澤
語。雙槐歲抄。皇明題要諸書。統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
謂無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闈。

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

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旣而。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

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

○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先是
遼陽劉蓋旣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

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嵩檜彥暈殺之保保走故
元將訥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
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
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
事吳立鎮撫軍民上以立與良佐嵩俱爲遼東指揮既
而本衛復奏言訥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乞益兵爲備及
遣黃儔以書諭訥哈出被拘不還于是大爲保固疆圉之
計乃置都衛以雲興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
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
元叅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

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
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
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
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
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初保寧有韓氏女
年十七避亂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被虜居兵伍中
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遇其叔贖之
歸成都人稱爲韓真女○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
班瓜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星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
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甚

細觀所請
二事中外
發驗如此
關處甚妙

惟是蠻獮擾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
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上感
其意及答班爪十農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
安南卽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構兵旣失事上
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卽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
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
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
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
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
滯謫知安遠縣

同華在陳
古大臣也

八月改制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佛株國故民祝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荅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或○年○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幣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按殺運直至永樂時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麥烈昭昆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

五塔喇禮八赫卡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

日本の國の至り

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
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
擒僧家奴。盡俘其土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
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
揮孫恭等領官軍口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
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悉降。獲
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送京師。上
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
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後以海所載卯州同歸德辰陳理往高麗觀飄然人于海矣。述遺云洪武五年正月從理昇于高麗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是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其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是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民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墜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關禍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

宋祥興恭與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廢罔體朕心遂與異
隱而不舉或舉而不寔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寔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
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
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
没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
邀置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上深
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歐賊吏之誅天下遂治後清純而張清郭餘慶
輩以賦政者猶杖舂遠配故終宋世多厲廉節至元而
浸無忌憚無怪其亂亡也我祖深懲此弊設此職無
代貸之令尋裂大誥三編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
所當遵行而大小臣
工永爲警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
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
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
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
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
植財如置田獲積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食
有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勤勞者國

康與醴醴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
無後憂乎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黃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
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戒是時府僉儲糧十餘萬
不羨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懷竊之盜與鄰境之民
來歸者今為保伍驗丁給之帳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
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初為吉水州知州
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
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皇明從信錄卷五

皇明從信錄卷六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壬子

洪武五年

正月元遺孽梁王把匝刺瓦爾密竊據雲南。特遣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用薛顯。上給賜錢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統兵王保保未擒。二。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

繁蓋邊徼於是令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
出大同趨河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
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將軍
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
兵十餘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
而還○馮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
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朵
兒只巴於虎刺罕只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
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敗其
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

阨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刺
莽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
留韓政駐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
進。至士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
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
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
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
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今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
跑地。泉隨涌出。三軍賴之。乃爲文殺牲以祭。顧時與文忠
奔道。表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

有程以自
課則不荒
比心而事
縣之集矣

奮厲殲虜。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還掠其輜重。羊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遣楊載詔諭琉球。○命禁下第舉人。擬拾主司。

二月。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于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餽肥甘。不修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修廢職。○戶部言四川

此法宜著
實行

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
茶十株下法官取其一成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
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册頒行天下寺觀
凡遇僧道卽與對册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卽爲
僞僧○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柿滿
等洞蠻夷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
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

右江諸蠻作亂討平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
峯漢銅鼓班開潭溪曹滿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誅

觀其氣類
之應可以
知其人

王政之先
務

不以養其
民而令新
民之
病民之

其餘黨使復業。延平尚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

籍輸租奉法。地方遂寧。○元泰和州學正劉于卒。

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授奉和學正。日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卒矣。謝官遁去。會。上即位。屢召。至。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魯謂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年。宋濂銘其墓。

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五月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指實

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鞵馬品式。○詔天下郡縣立孤

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

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爲養濟院。○詔有司舉

曰亦大失
聖証意矣

行鄉飲酒禮。○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夏至祭地。

于方丘。

六月旬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禎祥實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艸木之祥生。

測光至理

是聖人發方

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和。

歲豐乃王者之禎也。○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作鉄

榜申戒公侯。○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于宮中。○定宦

官禁令。

七月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湯和等兵至斷頭山

遇虜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周德興等討婁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征西

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上念驛傳繁難論中書省

必以丁糧富庶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靖海侯吳禎

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

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卽

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

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旗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匪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况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言。唐漢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又言是非
久而后定
者將若何

世德千古
五洲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顧宗實錄宋李壽
長編常衮即論在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
實錄疑之不宣我明神極方發其所蔽以修元史後其
以夷風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何德其焉
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忌刻率不為誣捏也哉此弘
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于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改勅成
一書以頒
行天下也

遣使與元幼主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
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鳩即殺君家待宋幼
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
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
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斬黃間君家天
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保身

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非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質的里八剌歸。三生宜答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于君，自青艸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殉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快舉

正今日又
不可憑矣

十二月內使秦增餉虎肉。上因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
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
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
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
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
校之績。

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上賜酒饌。明日陞殿復諭以勉修厥德。
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糾劾之事。○徵孔克
表爲翰林修撰。

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
其得學爲行滿元至正戊子進士

黜丞相汪廣洋

二者皆詩

○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
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名山東
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上召見便殿
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備
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饌每食與皇太子
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
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
徵彭通宋善玉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爲太子正

以正心
至真帝王
之要道

良藥

聖祖深加
梓匠良工
于其相何
合之四則
新明

字入侍夫本堂。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愆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它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今沿海軍衛添造多檣快船，命將領之以

凡人為政

已之嫌

三訓詳

遠之所見

事矣

其尤須養
之以寬風
傳宜鎮之
以厚

如畫無此

備優譽。○上謂儒臣詹同日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

為害甚于鳩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

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

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

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二月改羣牧監為太

僕寺。○陞蘇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參政。上以蘇州

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以寬服

為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會計在京官吏俸給及

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

○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王

類○字○可○具○

舉訪求
之令屬下
我聖祖
與以賢才
寫任命者

○詔暫停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大軍出。馬門傳友德爲前鋒。虜絕塞。遁追獲。故平章李羅
帖木兒。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
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
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
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
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
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
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

治。○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險民多負販私鹽萃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富治使其子璉奏上二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遣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林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爲基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重辟又欲逮子璉獄○明○上皆不聽

惟奪其祿而已基入朝謝恩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

陳德總諸軍出塞外敗虜兵于二岔擒偽副樞失刺罕等七十餘人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戰於剌河敗其衆斬

首六百餘擒偽僉樞忻都等並十四人。○太僕寺丞梁楚
偃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
城東北至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腴舟楫通行宜命重將
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
使軍民足食從之。○命天下州郡給山川險易圖以進。○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
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
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
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
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之。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書陳寧爲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爲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土番各推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嚴元

攝帝師喃加巴藏卡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魯藏基梁
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宜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
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首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
及贊善王剛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
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
士樂韶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書牛諒復以
所定禮儀進皆從之○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
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問之曰
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旣不預祭
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

是不預祭者不願。昨○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遣使賫勅諭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勛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其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誦乎。卿等宜盡棄

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卽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卽思天下軍民之寒。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饑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寔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

體日衰。駢儷綺美。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繼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定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下之離。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爲之。當時以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爲定式。如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書牋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領賜表之類。一切皆去。至今便之。

詔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經

言注釋羣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注害之。

備注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詔亮表等取釋經要旨
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意
意又慮諸儒臣未達注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
取則而為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

類要

天順目錄云高朋看書議論笑發不製故常每朝未
文公集註嘗呼為宋家迂闊老儒因講論夷狄之存存
不如諸夏之無也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
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
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知夷狄豈不謬哉又
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曆曰攻是攻賊之攻已止也孔
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
宋儒乃以攻為專治之而欲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
聖祖說經簡
易明白如此

定大明律

鑄大和鐘成。○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十人。○李文忠將兵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命儒臣同刑官議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中，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未幾律成。

大和在唐
臣之間

十一月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上燕于龜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昇在館校對日曆，同賦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上遣

步聲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東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卽和同詩。卿等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昞。○潞州貢人參。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以愛民命
起妙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先是禕奉
詔至雲南諭梁王君臣曰。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業。作
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
遣使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
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
哉。不聽。數日。又論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
刃。故命予遠來。爾不聞元綱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一下。征
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擗靡。木兒之屬。或降或
竄。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悍強盛。
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惟若

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與之不然皇上命虜
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
駭服已有降意改館厚待會故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脫
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心因以
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
殺我大兵夕至矣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按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
當有可觀不幸厄于雲南亦被展其志君子惜之。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上惡其惑世蠹民乃令郡縣止
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爲尼
著爲令。

樓在金川
門獅子山

習兵于勞
舒民之力
無如屯練
一策

甲寅 洪武七年

正月春闋江樓成。上親爲之記。○上謂都督僉事
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
猝欲用之。豈能濟事。况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
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
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
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彰德。主誠往濟寧。李伯昇
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定
國中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
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儀。上曰使諸玉

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命有司修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祭器法服其
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地
○廣西行省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

三月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
政陞辭。上諭以恩威兼濟之道仁等頓首受命。○蘭
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日
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一
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上曰買罪固當死然益
第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

聖祖屢因
其或以爾
之

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養牛馬給之。○以呂熙爲吏部尚書。

府在鳳凰
山之陽故

四月 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

湯此名

聖族高麗

宋大本

○置鍊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五月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三日。而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太宰非常用。致齋三日而

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獲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可哉。

禮盡千古
情與物欲
殊誤

按李本講禮疑圖序略曰周禮語言繁雜事體瑣屑皆功利之術夫失寬仁之體凌遲其說將壞人心莊莊

孫生才剛未而周宣班野疎之制已去其精遺漢書其書始出諸儒競撰之。不曰真龍不經之書。則曰六經。其書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在味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宋叔改以爲宋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况周乎。要之。不啻盡信也。我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卓越千古矣。

大明日曆
唐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皇明寶訓五卷。○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

按同。徵之新安人。爲元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因見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專典祀事。二人。上故里人也。俾子孫世守之。

本有者汎
秋汎附防

七月西番獻葡萄酒却之。○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答俊海平章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有過人上書言之。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爲禮重人情命諸儒

備考諸書以報于是。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

晉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序之。

上御武樓。宋濂侍。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

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

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

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中

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遣崇禮候買的里八剌。北還命

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

北等事亦
前代多以

爲擬虎遺

患。聖祖

斷然行之

而不疑於

真以天命

在。我。宜以

希改與天

下。宜。改。子

豈便待士

國有禮而

已哉。

自警曰強

身託之乃

是。

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卽遣爾歸。以爾年幼。今既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願論以順天保祀之理。使自裁審。○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今撰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賦。醜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鑿樂歌。其

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封燕帖木兒爲定王。

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勦先海等處。古墩煌地。而沙州爲要。其州有王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至是遣使貢鎧甲。刀劍。賜金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一印。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以李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監督之。命官給牛種開墾荒田。永爲已業。

十一月其露降于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按洪武四年十月其露降于鍾山。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前。亦德勳天祚祥屢見。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紀。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收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狹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戰場。屣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有之。亦朕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在滿北語。即大禹飢弱由已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第一夫不獲時子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子不惠。困窮。德。屏。無。未。有。如。我。不。聖。德。者。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秉鏡，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羣雄擾攘之秋，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鐔，帥大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秒，鏖戰于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以此神恩由帝業神之道。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無所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奸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曩章。以上

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御注道德經成。上以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有裨於養生治國之道特親注之。○靖海侯吳禎奉旨往浙東收繕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三郡無賴扶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宰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卽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國初知縣
卅上封事

○使刑部侍郎李治通事梁子名琉球市馬。

乙卯

洪武八年

洪武政記

正月各省郡縣入朝。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
○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 上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
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
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
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
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死。如此者。宛轉
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
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
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

今日生與
不可勝數
即存恤已
不能同其
波浪乎

誓清四海

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

不能盡也。爾等爲我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資治通鑑

車明馬政

二月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御製資治通鑑訓成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及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彊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

馬政今日
竊深極矣
要得盡心
之實於事
此誠邪說
之活嘆

國初重太
學如此

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饒
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
息。有不如令者。即罪之。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政治在乎善
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
中材或墜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
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
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上以爲天下旣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于是雖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臣建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爲急此
事以觀自三代而降教養兼備有如我聖祖者乎。

今之法不

詔造大明寶鈔時廣開錢局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其
勞奸民復盜鑄。上以宋有交會法元時亦嘗造交鈔及

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
造之。○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

洪武正韻

武正韻成。上以江左舊韻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

洪武正韻
牛爲治之
實不厭其

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中戒有司給由赴京必
農桑學校之績有不如制者罪之。○德慶侯廖永忠坐累

卒

汝功臣本傳曰永忠以素傑茂異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略而成此光大奇偉之勳視其友諒於鄴陽繫士誠於英會服國珍而擯友定靖兩廣而縛胡月降王彼困於拾顛之關斬將奉獎于義夫之與收斂定價豈直開附之元帥雖千古之名將不足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儲生親朕意止封為侯而終復獲譴以沒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

上竟相之基大感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

庸潛蓄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

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

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伺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常如循環耳。去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志，每遇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撓其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選。稱云：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

此時知惟
庸之奸而
發之者惟
劉有田與
吳伯宗耳

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惡之坐事
出之風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吳惟庸罪狀不宜獨
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害○上覽其奏○即召還○上幸中
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五月遣內史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
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生中之仍命河
州守將善撫徭以通互市馬積集亭序飲飯之成又察
徐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
以焉

朱信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
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

開種得○情○蓋因川力勞而又○祇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立則世見。

七月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憲季夏祀中雷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

按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獻議理達刺復任以○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衛庭其妻○氏自縊死蓋亦○畏之頑民云

九月詔改建太內宮殿榜有司務從簡乘馬作奇珍寶
游觀之事以勞民糜財

十月 上命皇太子諸王出游中都。以講武事。詔左丞
善宋濂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

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至池河。得土所

賜謂濂曰。臨濠古蹟。唯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
九十里間。尚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
二山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真亦
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
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命

長興侯耿炳文濟西安府涇陽縣洪渠堰高陵等五縣大獲灌溉之利

十一月甘露降于園丘青松之上時上詣齋宮省視壇壝親觀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其如飴詔羣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祭罪人於鳳陽王役竟種

此等人品
古今有幾
矣得聖
祖不重之

時下令各處人民。襍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罪富麗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于鳳陽。○上欲命宋濂奏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擊敗之遁去。

時納哈出來寇。云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城中有備。徑趨全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

號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被傷悶絕遂獲之
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不敢輕葭州乃由
城南十里外從河道歸葭莊覺之先移兵柞河自連
雲島至葭駐塞千餘里沿河置木爲障以水淋之經宿
皆凝結隱然如城賊食飯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
兵待之命老弱捲旌登兩山間諭以開砲即斃旗令指
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兵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絕
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
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奔中遂
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渠河斬盡
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
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勅褒勞遂克
諸將權馬雲葉
旺都督僉事

陝州太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爲國子監

祭酒

丙辰

洪武九年

正月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指揮會事余續等百三十一人祔。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吐文

上命仍瘞其地

有少事妙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省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逋臣伯顏帖木兒入寇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

外國凡中
及統緒未
有不逮不
珍重而所
好反在磁
鐵險針之
風良可向
也

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
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統綺。但
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陞彭州知州
胡子祺爲延平知府。

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略曰：天下形勢之地
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原。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
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
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嘗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其地
指山。非有蔽。函終南之固。瀝澗伊洛。非有涇渭。瀘澗之
雄。故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
也。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憲典。
多平冤獄。開元祐堯人理。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
改知彭州。數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爲聚葬。州有沿江
諸壤。祭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
決。子祺代以竹木。民甚便之。在
延平多善政。驗年以疾卒于官。

聖不自聖
千古同符

執德其事
有聲於世
君子人矣
也哉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
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鐃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撻鞀禹聖人
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屢敕廷臣直言無諛至今少有
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無缺失可言者上曰朕日
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
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師鼎
行次中途西戎孛兒只班劫殺之

鼎臨川人陳友諒強之止不從王師駐南昌召爲中書
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
及賜外夷言詔冊皆與議歷陞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爲
晉王傅以不能彈元西大王出沒謫改按察知西戎徂
詐奪職論其雖降且叛之狀召
還被害上悼惜之立詞致祭

山西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易言損下益上謂損損上益下謂益自非達于此者不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惟農最苦可

以重斂爲哉。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召其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濂艱於步選良馬賜之上親作歌召羣臣咸和齎以示寵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兩頰○緒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

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

恭閱御製文集誥文有曰爾濂雖博通古今惜乎
事無爲每事牽制弗次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
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多朕念卿相
從久矣持授卿翰林學士承旨兩宜懋哉聖誥如此
蓋不以所短弃所長也

欽天監奏五星素度日月相尅下詔求言于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大

素等皆應詔上言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按吳印鍾山玉僧也有文祭上親選命
高髮拜官徑授方面覽之甚厚所言多從

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言三事尤切直

按居升字伯臣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
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心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即爲

書以上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大急也用刑太繁也
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御之視漢
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剛治難矣治徒
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
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
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賊罪
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
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遂為辱今之為士者以品述無
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
鞭笞播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
摭獲務無遺遺有司催迫上道如捕軍囚比到京師而
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所用或非所學
泊乎居官一跌于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
鑄錢用之如泥沙夫國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于芥亂
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
之不安奸邪之不正事久異令賞罰不惟君勞於上臣
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禱能
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漢
開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
伏有事則為備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慮難見者

也書奏。上怒其疎問。我骨
肉。遂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奏附馬都尉李祺父子孤恩失禮
欠失問候朝參。上宥之。

祺李韓公長子也。尚
皇長女薛安公主。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
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一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
省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將征雲南、命潁川侯傅友
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池、開梁、於是金筑普
定、中岬、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九月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崔莊皆死奸吏。上賜璽

深燭情弊
相關之處

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能馭。爾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性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罷弘文館。

十月清寧知府方克勤卒。

按克勤字去矜，高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舉進士，授
闕遺書，至正間，音入塲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
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值我明，歷仕清寧，多善政，嘗
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若倉庫，下御史
揚逆，疎盜，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
次于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詔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玄

皇帝廟居中，懿宗居東第一廟，熙宗居西第一廟。

淳宗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九
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朝

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
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
副將軍，總兵往討之。○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

千古珠還

辨不解將
誰解既親
讀此義無
空駭彼庶
便而不言
又從下石
者何如人
耶

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歎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誹。罪當誅。上咎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十二月置寧夏諸衛

皇明從信錄卷六